

難忘的老長官

孫立人將軍與義子揭鈞教授

●唐鐵仕

雕琢璞玉蔚為國用

民國四十年四月一日，孫立人將軍授命徐博勳上校成立幼年兵總隊，地點在台南三分子營房。幼年兵總隊下面，分設三個大隊，九個中隊，總共收容一千三百多個幼年兵。

這些幼年兵，是在三十八年間，在戰亂的逃亡中與家人離散，亦有父母在戰火中不幸雙亡，更是淒慘！致使他們流落街頭，成了無家可歸的孤鷗，舉目無親，四顧茫茫，不知何往？食宿更無著落，處此困境，童心焦灼，猶如熱鍋上螞蟻，幸有撤退台灣的國軍收容，從此，他們便寄生在軍隊裡。

孫立人將軍的義子揭鈞，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此時，孫將軍擔任陸軍總司令，當他到部隊去視察的時候，發現這些幼年兵，對他們的處境，十分同情，覺得他們很可憐，也很可愛。他認為這些幼年兵還未

成年，在軍隊裡，平時不能服任何勤務，戰時也不能參加戰鬥，如此寄生在軍隊裡，實在毫無意義，而且還虛擲他們的青春。他們正是接受國民教育的年齡，可能裡面還有一些智商很高的璞玉，經過適當的教育雕琢之後，將來蔚為國用，對幼年兵與國家都有利益，豈不更好嗎？於是他就想到要把他們集中起來，好好地培植他們，這就是他之所以要成立幼年兵總隊的動機與構想。

身處劣境表現傑出

我那時是第三大隊第七中隊的隊長，

大隊長是魏永漢。揭鈞就編在我的隊上，當他第一天到隊上來報到的時候，就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覺得他身上具有一種與其他幼年兵不同的氣質。他約莫十三、四歲，兩眼炯炯有神，隱約殘留著一片憂鬱的陰影，寫下他苦難的童年，又暗藏著一種深沉的智慧，像是一個經過大時代陶冶過，磨淬過的小大人。

揭鈞所處的學習環境並不理想，幼年兵總隊的設施，到底是一個營房，不是學校，每一個中隊，除了分配一幢長方形的營舍，裡面走廊兩邊用木料安裝上、下兩層統舖之外，就別無所有。上課沒有固定的教室，晴天在營舍前面的廣場或附近的樹蔭底下上課；雨天就在營舍的走廊上課，自然也沒有課桌課椅，只是每人發一隻小板凳，一塊圖板，人坐在小板凳上，圖

板平放在兩條大腿上，讀書、寫字都在上面。他們也沒有飯廳，晴天在營舍前面的廣場用膳，裝飯的籬筐，盛菜的盤鉢都擺在地上，有時一陣大風吹過，灰塵、細砂落在裡面，但幼年兵不管衛生不衛生，一樣吃得津津有味。

儘管教育設備這樣簡陋，生活品質這樣低劣，但並不影響揭鈞的學習，反而學習的興致更高，他顯得特別的勤奮，特別的用功。又由於他的智商高、吸收快，所以他的進步也就特別快。他每次考試，都名列前茅，經常保持前三名。

奠定基礎發展潛力

幼年兵總隊的教育，側重普通學科，佔所有課程百分之七十，軍事課程，只佔百分之三十，這是孫總司令特別指示的，他認為幼年兵的教育，最重要的，是要奠定他們普通學科的基礎，以後才有發展的潛力。如此可見孫將軍眼光的遠大，所以他也就十分重視幼年兵的教育。

幼年兵總隊，終年實施教育，沒有寒暑假，晚上又要「挑燈夜戰」，所以課程的進度，比社會上一般小學，初中快得多。這種快馬加鞭、填鴨式的教育方式，有

違教育原則，並不適宜，但對揭鈞來說，正合他的胃口，因為他學習的腳步特別快。

不過我們也兼顧五育的教育精神，例如實施精神講話，邀請名人演講，注重品德陶冶，舉辦運動比賽、演講比賽、歌唱比賽、繪畫比賽、書法比賽、作文比賽、實施座談會等等。

以上這些活動，揭鈞差不多都有參與，可見他不只是死讀書。在一次全隊的學生座談會中，更加深了我對他的印象。

穩健台風後生可畏

他被全隊同學臨時推選為會議主席，主持開會，見他從隊伍中從容地走出來，站在全隊同學的面前，按照會議程序進行，首先他指定一位同學擔任紀錄，又自己說了一番話，算是開場白，他說明這次召開座談會的目的與同學發言及討論事項的範圍，他說得頭頭是道、有條有理，好像事先有所準備似的。然後他製造氣氛，挑

高情緒，掌握全場，不時鼓勵同學踴躍發言。每一位同學發言之後，他便給他一個答覆，說明他所提的問題，應該建議那一個單位去辦，隊上能處理的，建議隊長參

辦，隊上不能處理的，建議大隊部、總隊部去辦，一件一件，分門別類的處理，好像他對所有的事務及整個的部門和系統都很熟悉似的。我覺得他處理會議態度的鎮定、隨機應變的能力，處理問題的果決，使我這個跑遍大江南北、歷盡滄桑、身為隊長的我，心悅誠服，自歎弗如，覺得後生可畏。

揭鈞不但有主持會議的能力，又有演講的天才，他口齒清晰，發音正確，再配合他適當的手勢，面部的表情，多變的語氣，用以加強他演講的感情。有一次，他代表第七隊參加總隊部舉辦的演講比賽，他輕而易舉地拿到第一名。所以在幼總成立一週年的慶祝典禮中，總隊部特別指定揭鈞代表幼總全體幼年兵向孫立人總司令致答詞。

那天，風和日麗，晴空萬里，總隊部門前紮起松柏彩樓，國旗迎風招展，運動場上（慶典後又舉行運動會）大小會旗，五彩繽紛，在空中飄揚。司令台前左右分列兩行錦旗，司令台兩旁豎立一副對聯：「一年陶育治雨化；三千幼虎奪錦標。」紅底黑字，鮮艷奪目，顯得喜氣洋洋。

全總隊的隊伍，集合在司令台的前面

當司儀從擴音器傳出：「學生代表致答詞」的聲音之後，我就看到揭鈞離開隊伍，不慌不忙地跑到司令台的前面，面對著站立在司令台上的孫總司令。我見揭鈞那麼鎮定自若，而自己的心裡卻十分緊張，殷切希望他在總司令面前有好的表現。

揭鈞把手舉到頭戴的斗笠邊緣，向總司令行個軍禮，手中拿著麥克風，開始發聲，講來生動有力，感情豐富。當他說到「我們都是一群孤苦伶仃、無家可歸的孩子」時，聲調不禁悲惻哽咽，全場都為之悽然良久，每一個人都默默在流淚，我的心裡也難過了好一陣子。

我抬頭望見總司令專心聆聽揭鈞致答詞，一副和藹慈祥的面容，好像一個父親正在傾聽一個在外歷經艱難的孩子的苦訴。

我對揭鈞今天的表現，十分滿意。當他致答詞完畢，回到隊伍裡，我情不自禁地跑過去拍拍他的肩膀，頻頻地讚美：「好，好，好。」

依依不捨各奔前程

幼年兵進入幼年兵總隊之後，生活安定，教育也順利的進行。不意於四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奉命解散，分撥到聯勤兵工與

運輸等單位學習駕駛及兵工修護技術。比較幸運的有三百三十二人分配到政工幹校。

國防部為何要解散幼年兵總隊？聽說四十一年冬，先總統蔣中正任在台南空軍機場校閱南部三軍部隊，當禮車經過幼年兵總隊時，看著這些挺起小胸膛精神飽滿行列整齊的幼年兵，感到很有興趣。

先總統校閱完畢後，就有人向他打小報告，說幼年兵總隊是孫立人培養私人幹部的單位。

這一個小報告，就決定了幼年兵總隊的命運。

幼年兵總隊解散，對孫將軍是一大打擊，心中十分難過。

我是孫將軍的學生，也是他的部下，追隨他十多年，我對他十分了解，他是一個大公無私的人，而且非常愛國，心中有國家，沒有私慾，他很廉潔，下台後，兩袖清風，並無私產，只留下一幢老舊的日式房屋，還是公家分配的，像這樣的人，說他有私心、有野心，真是天大的冤枉。

幼年兵聽到幼年兵總隊解散的消息之後，大家都非常傷心，他們知道今後再也沒有機會能遇到像幼年兵總隊這麼學習的環境，將來也沒有他們發展的前途了。

只有揭鈞他們被孫將軍挑選的五名幼年兵，用他私人的錢栽培他們上普通學校。揭鈞是我推薦給孫將軍的，所以揭鈞一直從內心感激我。時間差不多過了半個世紀，可是他還一直記住我，經過一段時間，他就會從遙遠的加拿大寫信或打越洋電話問候我。有一封信中寫著：「當我每次在學術或事業稍有進展的時候，我便想到你當年對我的教育與提拔。」

幼年兵離開幼年兵總隊，戀戀不捨，他們尤其敬愛孫將軍，因為孫將軍很愛護他們，時時照顧他們的生活，關心他們的學習，所以他們在台南火車站別離時，大家哭成一團，那種場面，真是令人感動！

在幼年兵總隊解散的前夕，孫將軍特別從台北趕來，並集合全體幼年兵，給他們講話，勉勵他們今後不要忘記學習，不要離開了幼年兵總隊就停止了學習。

孫將軍訓話完畢，幼年兵都包圍著他，一雙雙小眼睛裡，都閃動著依依不捨的淚光，一致要求孫將軍送他們每人一張照片，作為永久的紀念。孫將軍立即答應了他們的要求。這張照片，發到他們的手裡，視為至寶。但想不到孫案發生後，有關單位竟沒收這一張照片。殊不知他們收

了孫將軍的照片，卻收不回他們敬愛孫將軍的心。至今幼年兵已成白頭，但心中還是一直對孫將軍敬愛、懷念。

深情難忘永久紀念

幼年兵總隊解散之後，揭鈞被送到鳳山誠正中學就讀，初中畢業後，考上省立高雄中學，又於四十四年考上台大化學系。不久，孫案發生，揭鈞擔憂自己經濟來源斷絕，因為此時孫將軍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，自己家裡還有四個子女尚在接受教育階段，那裡還有財力去接濟揭鈞？但卻出乎揭鈞意料之外，孫將軍還交代他的夫人一如他出事之前那樣接濟他，由此可見孫將軍的為人了。

孫將軍對他的接濟，自然是有限度的，所以他用錢也就十分節省。但他從學生宿舍到上課的教室有一段距離，來往耽誤時間，他很想買一輛自行車，但他每月節餘下來的錢不多，不夠買一輛自行車，經過一陣考慮之後，終於找到我，要我支援他一點錢，他又顧慮到我當時的經濟也不好，不敢買新的，只想買一輛半新舊的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與他一同到萬華一家中古自行車行替他買了一輛自行車，我沒

要他自己拿錢，他好像很高興，一再的感謝我。

他台大畢業後，考上清華大學核工研究所，畢業後，便出國到加拿大留學。在他出國之前，特別偕同夫人來到我家，向我辭行。那時，我們家境還很苦，家裡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招待他們，遂暗暗與妻商量，把她留下來專門讓牠生蛋的老母雞宰了請他們，妻欣然同意，我就伸手到雞籠裡去抓雞，準備要宰的時候，揭鈞可能看到我笨手笨腳，一手把我手中的雞搶了去：「隊長，我來。」他的夫人站在一旁觀看，我便去忙著做別的事。突然聽到他夫人一聲尖叫，待我趕過來看時，發現揭鈞左手被刀子誤傷了，血流不止，我趕緊拿了消炎藥膏塗上他的傷口，並用紗布包好，我頗感歉意的說：「說不定將來會留下傷痕。」

揭鈞卻輕鬆的笑著說：「留個永久的紀念也好。」

昔日少年髮已斑白

七十七年，揭鈞特別為義父孫將軍平反而返回台灣，向各方陳情，終於還了孫將軍的清白，恢復了孫將軍的自由。

幼總第七隊的同學，為了歡迎這一位具有博士學位，身為大學教授的傑出同學回國，特別在台北新愛群餐廳聚餐為他洗塵，大家久別重逢，都非常高興，一面喝酒、一面敘舊，好像都回到了三分子幼年兵的時代。喝著、吃著、談著、鬧著、笑著，不知那位同學突然高聲唱出一句「我們是年輕的一群，有的是熱情和誠懇」的歌聲，同學們便一起跟著唱了起來，一時情緒沸騰，興奮不已！

我靜靜地聽著，但聽了一遍還不過癮，我要揭鈞起音，再唱一遍，一共唱了三遍，唱得店裡的店員都以好奇的眼光望著我們，心想：「這批客人今天怎麼這樣開心？」他們卻不知歌聲把我們引進了時光隧道，回到了四十一、二年三分子幼總第七中隊的時代裡去，使我內心激動不已，因為這一首「前程萬里」的歌，是馬奇能班長教唱的，我特別喜歡這首歌，尤其歌詞裡面有幾句話很有深意，就是「雖然走遍地有荊榛，也要勇敢的前進……我們要振作起精神，奔向那萬里前程」這幾句，我常常以這些話來鼓勵同學。

八十六年，揭鈞由張國寶同學開車來我家，我趕到門口去迎接，他下了車，



①孫立人將軍任陸軍總司令時向幼年兵訓話時留影。

②幼年兵練習唱軍歌時留影。



看見我，十分高興，跑步來到我的面前。我見他一縷斑白的頭髮在風中飄動，我一時心裡感到既高興而又傷感！四十多年前，只是十三、四歲的他，怎麼一轉眼間，無

情的歲月竟在他的頭上落下了一層薄霜，令人不勝感歎！作者唐鐵仕，安徽績溪人，師大國文系畢業。抗戰時期曾參加中國遠征軍，遠

征印、緬，並在滇、緬邊區荒莽的野人山上與日軍作戰。著作有「野人山上」「石井季子」「伊洛瓦底江畔」「種山人家」及「野人山之戀」等多種。